

## 举起手,投降或敬礼

名家走笔

◎谢志强

保罗·奥斯特曾采用巧合的视角,回忆过去的经历,写了一部小说集《红色笔记本》。2014年10月24日那天,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巧合。两本书的巧合。

长篇小说《塔克拉玛干少年》的责编王水发了一个电子邮件,说正文前加一页“题记”,我按“我想告诉你的是”这种提示,写了一篇题记。王水告诉我:中午征求意见,倾向于你的表达,今先征订,下周一计划付印。

王水还发来封面最后的定稿,说是销售部商量的结果。可是,我的思维像被发动起来一样,又想到给题记增加一个细节,涉及到整部小说的视角:突然,少年转过身、弯下身,把光屁股撅向我,他脸朝下,看我——那是我熟悉的视角,我被他看颠倒了。

不错,这是一部少年视角表达的“颠倒”故事。我还觉得封面的表述不够贴切。王水说这是出于“市场营销”的考虑。还发给我长长的一封电子邮件,主题是“市场”。

荣荣曾说我“鼻子高高,主意大大”。王水在编辑、策划的过程中,可能有所领教吧?包括封底的那段话,我也坚持“主意”。王水告诉我,整个程序都走完了,总编已签了字,交付印刷。不然,又要重新走程序。

我一听“市场”就妥协——投降。我尊重出版社销售部的封面用语。不要因为我的自以为是跟市场过不去。

总算《塔克拉玛干少年》走进沙漠又出来了,我有一种解脱感。也对得起“少年”了,我可以回顾,他却还要走向“市场”。我突然给《向经典致敬》的总策划打了个电话。

他说:出版社还在考虑,因为文学评论的销售还吃不准,一有进展,我就告诉你。

我心里一个格登。又是“市场”。同一天,一个好消息,《少年》要进入印刷的环节了;一个坏消息,出版社对《致敬》不很感兴趣了。之前,《致敬》已进入编辑程序。

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举起手:投降的姿势。面前似乎站着无形的市场,它是个强大的形象。出版社也想“迎合”它。我写出作品,也要受它的检验。市场像个塔克拉玛干沙漠。

毕竟《少年》过了关。王水是个好编辑,委婉地说:“你要坚持,我们也尊重你对封面的意见。”可是,我“投降”了。我说:就按销售部现在的封面定稿吧。

下午四点一刻,来电话有我的快递。小说评论集《向经典致敬》一书的出版合同。我想,是不是策划人和编辑相互走岔了。塔克拉玛干沙漠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可能的事情出现转机。我仍习惯“少年”的思维和视角。

好像被整容了,我感到陌生。我原来的书名是《小说内部的秘密》,再之前,还有一个书名《当我们读小说时我们读些什么》,这是向雷蒙德·卡佛致敬,套用了他的小说题目,村上春树也有一部写跑步的书套用了这个题目,他也向卡佛致敬。

责编启用了我后记的篇名《向经典深深地致敬》。书和内容确实体现了我的基本姿态:向经典致敬。而这是当代小说。我笑了,趁没别人,我敬了个礼。简直像许行小说《立正》里的老兵。然后,签了合同,半小时后,交给快递。一种解脱。

两部书,同一天都这么运气,而且,出现了巧合。可是,它们还不知未来的市场会怎么样,现在仅是“成长”的一个阶段。走一步,算一步。未来——年底前,书要是出版了,就不属于我掌控的范围了,我对不在我掌控内的事总是选择放手,顺其自然。好像已跟我没关系了。我想,明天——周末,我给自己放一天假吧,算是对这个巧合的纪念。

## 爱是定心丸

有所悟

◎红尘一书

一位单身很久终于恋爱的友人对我说,因为心中有了一个爱着的人,日子不再觉得烦躁,空虚,内心每天都很踏实,安稳了。我笑了,说,对的,爱人就像一颗定心丸。

这样的体会其实一般夫妻之间都会有,一同事和他老公因为工作关系分居两地,他们就成为了周末夫妻,周一至周五同事的老公每天会给同事打一个电话,电话的内容永远都是相同的几句话:吃饭了吗?在干嘛?哦,我该去洗澡了,挂了。每次电话都用不了一分钟。可是如果哪天同事没有接到电话,她必然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,同样,她老公打电话若是连续几次都没人接听,就会担心这是怎么了?有时候甚至大发雷霆,实在急了还会连夜赶到,所以,看似再冷漠的夫妻其实心里都装着一颗“定心丸”。

一个人,如果从来都没有过寂寞、空虚,也没有过爱的经历,那么日子就是平淡的日子,像水一样,不甜不苦的;但是,倘若深爱过了,再失去,日子就很难回到当初的平衡,依然是过日子,那日子却不再像从前的日子,你便觉得那日子有缺陷了,仿佛这日子的本身就存在了爱,现在缺失了,心不再安稳,日子总是感觉空荡荡的,尽管可以有做不完的工作,有很多很多的朋友,可在日子的间隙里,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一种缺陷。

爱,真是无比神奇的东西,多少人因为失去了它,变得“没了出息”,男人像条流浪的狗儿,女人花容失了色。一个想放弃生命的人有了它,又可能重新燃烧起生命的火焰;一个极度劳累的人拥有它,就会精力充沛;远行的人有了它,旅途不再觉得孤单;迷茫的人有了它,心里便有了底气、有了方向;空虚的人有了它,发呆也觉充实;胆怯的人有了它,变得自信、勇敢;流浪的心因为有了它,便有了家,也有了责任感。

可是,它是看不见的定心丸,不知道谁的心里装有它,当你以为一个贫穷的人很可怜,其实人家可能偷偷地笑呢!当你以为一个富豪很快乐,其实他可能在偷偷掉泪呢!一个天天有人围着转的人,

或许心里冷凄凄,一个独来独往的人,没准人家心里像团火。

爱是一颗定心丸,又假冒伪劣繁多,有似金子的却又一点不闪光,有的看似光彩夺目却依然是颗假货,有的得来全不费功夫,有的为之不惜倾家荡产甚至舍去性命也依然徒劳,而即便是同一颗心,有人说它是个宝,有人说它是棵草,还有的人今天看你是个宝,他日看你是棵草。

爱是定心丸,真丸求之难得,保质期还是个未知数,此品易碎,两颗不能并存,否则不但不能定心,还将伤心。一丸也只限一人使用,只有爱过又痛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神力,只有失去过它的人才能懂得它的价值,所以,拥此丸者一颗足矣,且揣怀中小心翼翼珍藏,他日如若失效不再定心,再另当别论吧!



凡人歌

## 阿菊

◎张存

四楼阿菊,三楼大妹,两家人是这幢老楼房的老邻居。阿菊有三勤:手勤、脚勤、口勤,谁家有点啥事,她比谁都来得快,伸出援手相帮。大伙儿都称她是福星,只要有她在,一切安好。平时,阿菊和大妹一起买菜,一起逛街,一起在网上淘宝,关系十分融洽。

大妹要去宁波住院,行前阿菊敲门,手里拎只马夹袋,装有苹果和糕饼若干,用她的话讲:“高高兴兴去,平平安安回。”

大妹开刀住院,她丈夫也突患眼疾,住院,家里一下子乱了阵脚。阿菊不声不响地出手相帮。大妹出院那天,她早早地等候在门口,指挥几个大男人将躺在活动车上的大妹抬到三楼家中。

大妹躺在床上不能动弹,阿菊一日十八趟下楼探望。她信佛,不杀生,但为大妹破例了。去菜场买了鸽子,杀好,炖烂,送到床头,一口一口地喂,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多喝白鸽汤,伤口好得快。我还放了你爱吃的香菇呢。”

我是去探望大妹的时候,与阿菊认识的。她剪了齐耳的短发,个子矮矮的,头大大的,嘴阔阔的,手白白的,声音脆脆的,笑的时候,左右摇摆,像极了不倒翁。她系着一身围裙,有时是绿色的格子,有时是粉色的格子,前面有一只口袋,贴着卡通的布艺熊。我们虽说在年龄上相差四十岁,但说话没有隔阂,很谈得来。

一日午后,我们聊天。阿菊说小时候喜欢官兵抓强盗的游戏,几个孩子疯来疯去,肆无忌惮,学习也轻松。她对于小学时候的老师和学习的氛围很怀念,突兀地冒出一句来:“哪像现在的孩子,活脱脱的苦行僧。”

阿菊少了半颗门牙,是小时在游戏中磕落的。幸好遇到一位高明的牙医,为她补得天衣无缝。我夸她的牙好,她就悄悄地告诉我:假的。

阿菊以前在供销社的布店上班,在凭票供应的年代,她总是自己贴上布票,帮助一些家里孩子多的人家。这些人有的成了几十年的朋友,至今还念叨着她的好。阿菊自己学裁剪,会缝纫,丈夫和孩子的衣服,几乎都是她做的。如今孩子大了,自己也老了。一个人的时候,翻看那些旧时的衣物,那些细密的针脚,轻声地叹息,又无限地欣慰。

她的丈夫姚先生是个文化人,当过老师,做过文书。也许是工作的缘故,很少做家务,每日的饭菜,都是阿菊准备的。阿菊烧的菜,似乎很合丈夫的口味,以至于他到别处出差,总觉得吃不好,总说家里的饭菜才香。

姚老师退休后发挥余热,又工作了一段时间,才真正退居家里,过起了儿孙绕膝的自在生活。他写的文章,看似平淡,却意味深长,十分耐看。这些年姚老师腿脚不灵便,很少下楼,可稿子却没少写。阿菊就成了他的腿,上街买菜,给他寄信,取汇款单。姚老师也越来越依赖阿菊,才走开一会,就打电话到处找人,一副慌兮兮的样子。少年夫妻老来伴,看得叫人艳羡。

那天,我买了一些蟹放在大妹家,准备腌咸蟹。刚好有事耽搁了,等我回去拿的时候,已经全部都搞好了,放在脸盆里。大妹说,是阿菊阿姨帮你剪开腌好的,她的手都起泡了,还耽误了给姚老师烧饭呢。我拿回家,妻子吃了之后,连声说味道好极了。我为了表示对阿菊的感谢,记起她曾说起姚老师眼力不好,需要放大镜,我就买了一个送给她,据说这个放大镜他们夫妇俩都很喜欢。但我没有想到,她居然把钱让大妹带给了我。我要去还,大妹说,她就是这样的人。

楼下有一个花坛,夏天的茉莉,春天的杜鹃,冬天的茶花,秋天的菊花,还有鱼腥草和白毛夏枯草等药材,简直就是百草园,一年四季开得热闹。这个花坛,是阿菊一块砖一块砖捡来垒砌而成的。还用铅桶盛来泥土,将里面填满。这些事,是大妹东一句西一句告诉我的,阿菊又左右摇摆地笑,大家都出力的,大家都出力的。

阿菊已八十高龄,整日里脚步轻盈地上楼又下楼,笑声不断,那磕落的半颗门牙时隐时现,在我眼里,又增添了无穷的童趣。